

“转化”法轮功手段 尽显中共血腥暴力本性

最近，成都各地派出所又非法抓捕关押了一批法轮大法学员。您可能觉得奇怪：警察抓人、关人，怎么说是非法呢？

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一切法律必须首先符合宪法。现在国内越来越多的正义律师出庭为法轮功辩护，声明修炼法轮大法是合法的、无罪的，是受国际法、中国宪法及法律保护的。

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上访、发资料、讲真相都是合法行为；无理干涉合法行为，对信仰者进行迫害，是违法的。不管是警察、街道办人员，还是法制怪胎——“洗脑班”人员，也不论以何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只要参与了迫害法轮功学员，就构成违法犯罪行为。更何况，这些人对法轮功“执法”时，几乎都不敢出示任何法律文书。

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来，中共一直用各种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它称之为“转化”，只要将信仰者转变成开始骂人、撒谎、打人了，中共邪党就很欣慰，这说明“转化”成功了，媒体就宣传中共如何春风化雨地使人“迷途知返”。

但是，“转化”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看一看他

们常用的“转化”手段：辱骂毒打、长久罚站、不让睡觉、关黑屋、野蛮灌食、食物中下药、强制注射毒药、高强度洗脑、强奸、冬冻夏晒、背铐吊铐、活摘器官移植贩卖……



酷刑：毒打、冬冻、吊打、老虎凳、野蛮灌食、浇冷水

也许您难以相信，以上种种恶行就发生在您身边，就发生在连牌子都不敢外挂的花桥镇蔡湾村新津洗脑班、武侯金花洗脑班、成华洗脑班、金牛洗脑班、郫县洗脑班……，发生在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绵阳新华劳教所、乐山五马坪监狱……，发生在位于成都机场路近都段16号的四川省司法警官总医院的七楼、万和路7号的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的四楼……

罪行录：揭露成都青羊区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

提到“医院”，人们会想到是一个干净卫生的地方，是救死扶伤的场所。可是，你可知道，法轮功学员被送的“医院”，却没有起码的卫生条件，甚至根本没有人身自由的，送来救治的学员还得遭受脚镣手铐的酷刑、以及恶人的辱骂和拳打脚踢。青羊区人民医院就是这样一座明目张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间地狱。

自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成都市“六一零”及公安部门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惨无人道的肉体虐杀和精神摧残，并在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已改名为“青羊区新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了警戒区，关押被折磨

致命危的法轮功学员，由荷枪实弹的武警24小时站岗把守。

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该医院被虐杀，其中知道姓名的有张川生（成都大学副教授）、方显智（四川交通厅内河勘察设计院工程师）、黄丽莎（峨眉山市龙池杨村铺煤矿人事科科长）、胡红跃（新都县油泵油嘴厂职工）、顾传英（成都市红光电子管厂高级工程师）、沈立之、陈桂君、段世琼、邓建萍、赵忠玲、黄敏、周慧敏。

当有家属询问死因时，中共的派出所、看守所、监狱、医院等部门总会给出些中共特色的荒唐理由：如，原本健康年轻的大法学员“器官衰竭”而死，更多的则是“自

己饿死的”、“不吃药死的”……

下面是一位被劫持到成都市青羊区医院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揭露她亲眼见到胡红跃被迫害致死、张亚玲被迫害致精神失常的经过。

二零零二年九月，中共恶党在召开十六大之前，我市包括区、县公安局都下达了抓法轮功学员的指标。九月二十六日晚八点，成都市猛追湾派出所和办事处人员闯入我家，要我交大法书、写不炼功的保证，我不答应，他们就非法抄我的家，并对我大打出手，我左耳被打聋，眼睛被打得视线不清，皮泡眼肿。他们把我两手反背捆绑，当晚关在派出所，第二天送到看守所，当时我伤势较重，咽不下饭。在看守所，我绝食抗议他们(接下页)

(接上页)的非法行为,十月十五日,我晕倒在监室,狱医见测不出血压,就把我送到青羊区医院(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医院)所谓“抢救”。我被迫害了一百二十九天后,我于二零零三年一月(腊月三十日)下午回到了家。

在青羊区人民医院里,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病房每天有武警和狱警二十四小时看守,每天三班,每班三人。送到这里来的都是被中共当局相关机构人员迫害致生命垂危的法轮功学员,即便处于病危中,还被强制戴着脚镣、手铐等刑具。在这里,我亲眼见到中共邪恶之徒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我床右边一位是在楠木寺劳教所迫害的年轻学员,叫黄丽莎,在我去的第三天她就含冤离世。

在我进去的第六天,即十月二十一日,看守所又送来两个绝食抗议迫害已久的学员,即新都油泵厂的张亚玲和胡红跃。尽管邪党人员不准我们互相说话,我们还是找机会简单交流,了解对方。

她俩是在成都的公交车上被绑架,因不配合邪恶,绝食抗争三十多天,进医院后她们仍继续绝食抗议。医生每天给她俩输液,因输液小便多,恶警不给她开脚镣,无法下床解便,胀得难以忍受时就尿在床上,护士受谎言蒙蔽,辱骂她俩不讲卫生,恶警对她俩骂着不堪入耳的下流话,还每天拳打脚踢。时间长了,被蒙骗的护士不按规定时间(一周)换床单,她俩就一直睡在又脏、

又臭、又湿的床上。尽管受着这些非人的折磨,她们依然坚持信仰,毫不动摇,令我十分敬佩。

到了十一月初,她俩说话已经不正常,经常重复,反复的问“发生什么事?怎么会到这里来?”她们慢慢在失去记忆,很明显是医生在用药物残害她们!

就在她俩被迫害的神智不清的情况下,新都派出所不但不接她们出去,反而送来了每人非法劳教一年半的通知书。她俩拿着通知书,却已经看不懂内容,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进医院二十多天,由于药物毒害,胡红跃在痛苦挣扎了一夜之后,于十二日上午含冤离世。胡红跃遗体被抬走时,我看到她病床的白色床单上有直径约二十多公分的血迹。

张亚玲同修虽然逃过了死劫,神智却越来越不清醒,生活都无法自理。后来被送回成都看守所。据说被非法劳教时,劳教所拒收,被关在看守所很长时间,家人也不知其下落。后来家人在明慧网上看到相关信息,才千方百计把她从看守所接回去,由她母亲照顾。

大约零六年,偶然的一个机会我见到了张亚玲和她母亲。我问她,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记得在青羊医院挨打、挨骂、被输毒药吗?不记得。你同单位的胡红跃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就这样,至今她都没能把青羊人民医院的罪恶揭露出来。◇

中共是最大的邪教!

谁是邪教?翻开中共的历史,看一看,中共窃政六十多年中都干了些什么?也许答案不言而喻。

六十多年来,中共发动了各种整人、害人运动,造成八千多万无辜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窃政初期“土改和镇反”运动,杀害五百多万中国人。

1951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三十二万三千一百多人被逮捕、二百八十余人自杀或失踪。

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和其后的“肃反”运动,五千余人受牵连,五百余人被逮捕,六十余人自杀身亡,十二人非正常死亡,二万一千三百余人被判死刑,四千三百余人自杀或失踪。

1957年的“反右”,假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诱知识份子提意见,然后采取突然袭击,五十五万多名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数十万人失去自由,给数百万个家庭带来了灾难,从此他们成了被下放管制、监督的对象,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贱民。

1958年,中共狂妄自大,蛮干、冒进给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带来空前的历史灾难。

1959-1961年,“大跃进”人为造成的三年大饥荒,全国非正常死亡三~四千多万人,史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就饿死几百万。

1966-1976年“文革”,一亿多人受株连,四百二十万人被审查,十三万五千余人被判死刑,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余人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万七千余人死于武斗,七百零三万余人伤残,七万一千二百余人的家庭完全被毁,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七百七十三万余人,涉及遭殃者六亿多人。占全国人口一半左右。

1989年的“六四”屠城,中共在天安门用坦克机枪碾杀手无寸铁的学生,据媒体报导,天安门、东西长安街,血流成河,中共用消防车冲洗天安门广场,可见杀人之多,场面之惨烈,中共封锁消息,死亡人数至今无法统计。

1999年七月二十日,迫害信仰“真、善、忍”,做一个好人的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已被证实的有三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几十万法轮功学员被判刑、劳教、送洗脑班,送精神病院,现仍继续迫害、关押并用纳粹秘密集中营方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卖给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牟取暴利。

中共窃政后,有二千多万少数民族同胞被杀害。

仅从中共公布的数据统计,短短几十年,中共就杀害八千多万中国人,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中共邪党的累累罪恶,杀人之多,罄竹难书,这样的邪教,还不是最大的邪教吗?

想了解中共邪党的历史,请看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